

亲 仇

张圆庆





亲 仇

张国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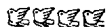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洮北县闹牛岭屯，以主人公石祥与魏华具有传奇色彩的爱情为引线，以石祥与姚殿臣两家二十多年的宿怨为矛盾冲突的基础，展开波澜起伏、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解放以来农村斗争中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探索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发展，塑造了石祥、魏华、杨柏凤、姚殿臣、方原、王大葫芦、二破车、孙棉花桃子、孙小玉等各种思想性格的人物形象。

这部作品的特点，是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写法，在一个又一个悬念中，敷演紧张生动的故事，火爆而又热闹，散发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语言上，巧妙灵活地运用了东北方言、土语、歇后语，因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从内容到形式都注意到为广大普通读者所喜闻乐见。



亲 仇

张 国 庆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375印张 11插图 344,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9,510册

统一书号：10091·919 定价：1.75元

目次1

第一章	迎贵客 石岭镇宾主相遇 送病人 葫芦市父女遭欺·····	1
第二章	亲人还乡 大老头高兴舞剑 怨儿不走 石大娘失手落瓜·····	12
第三章	进牛村 魏华高门投亲 登残堤 女儿触景怀父·····	24
第四章	三人荒原寻盗迹 两军对垒试锋芒·····	37
第五章	摸根蔓 孙小玉知情不举 刮邪风 二破车泼口骂街·····	53
第六章	忆往事 思念恩友心如潮涌 叙旧情 近在身旁冷若冰霜·····	68
第七章	人往高处走 小霞月下学艺 雀往亮处飞 方原登门认亲·····	85
第八章	话不投机 魏华伤心醉酒 思安求和 石祥道歉陪情·····	100
第九章	访群众 始知牛岭有四怪 闯夜宴 方晓舅翁怀鬼胎·····	121
第十章	“一个闷儿” 送脏钱身入圈套 “一根刺儿” 施奸计弄骚放刁·····	139
第十一章	追窃案 大胡子匆忙夜审 怕揭丑 孙小玉仓惶败阵·····	151

目次2

第十二章	二破车装疯卖傻骂大街 石老虎针锋相对斗妖婆·····	167
第十三章	睡马槽 石祥巧得槽头秘闻 夜难眠 魏华偶听房后鬼哭·····	184
第十四章	假喊冤 姚家门前拦车告状 真论争 坎坷路上落沟坠车·····	201
第十五章	胸怀似火 满腔热血化冰心 青春受辱 吞悲忍泪坠山崖·····	213
第十六章	惧权势 软骨人卖身投靠 搞阴谋 老狐狸顺手牵羊·····	229
第十七章	屈膝求荣 方原俯首拜官帖 抗尊拒贵 魏华愤怒打官迷·····	247
第十八章	离牛村 人走心难走 盼恩友 天留人不留·····	265
第十九章	施毒计 骨肉相残欺兄诈妹 造假案 狼狈为奸以弟制兄·····	281
第二十章	恨妹不仁 石祥挥泪折剑 怨天无道 小霞跪地求情·····	298
第二十一章	飞扬跋扈 何石头沏炉灭火 剑拔弩张 众青年怒撞亲人·····	310
第二十二章	翻手为云 笑脸劝降藏恶意 覆手为雨 冷言怒斥逼疯人·····	318

目次³

第二十三章	身在樊笼巧获假证 心向知己勇斗恶狼……………	331
第二十四章	久别重逢 温水洗去往日怨 月夜探友 纸窗难隔情人心…	349
第二十五章	神机妙引 哑人无语能说话 弄巧成拙 赔了夫人又折兵…	362
第二十六章	假允亲 姚殿臣哄鸭上架 真求爱 何石头酒后回头……	381
第二十七章	抢葫芦 姚殿臣欲盖弥彰 遭狗咬 老孙海忍痛听声……	393
第二十八章	披肝沥胆 奋力义救姚家女 枯桃开花 挺起胸膛告恶人…	408
第二十九章	愣姑娘 初查未获碰壁遭训 淘小子 出奇制胜墙下捉赃…	420
第三十章	善恶到头 多年分裂成一体 春回大地 两代仇家结亲缘…	436
后 记		

第 一 章

迎贵客 石岭镇宾主相遇

送病人 葫芦市父女遭欺

八百里瀚海的西北面有一座小镇，叫石岭镇。小镇的北边是大兴安岭的余脉青石岭，镇西是从老头山流下来的洮儿河，镇东有一条铁路通南贯北。这里是石岭公社所在地，洮北县北部山区的交通枢纽、贸易中心。

镇内东北角，有个半里方圆的广场，是繁华热闹的小集市。十几年前，每逢三、六、九都在这里开集。洮儿河两岸的农民，或赶着牛车马车，或推车挑担、肩背手提，带着山鸡野兔、鲜鱼黄羊、元蘑木耳、线麻黄菸，以及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到这里买卖交易，互通有无。那真是男男女女，往来不绝，车水马龙，盛会一般。这几年，再也见不到那种兴旺的景象了。批判小生产的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把老百姓弄得人心惶惶，手头空空。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是生活所迫，一般的谁也不到集市上出卖。市场管理所规定，每月只有阳历初一、十五两天开集。

这是一九七五年秋末冬初的一个集日。沉寂的石岭镇比平日到底还是增添了几分生气。太阳出来一杆子高了，集上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提筐的、背篓的、架车的、挑担的，仨一群，俩一伙，来来往往，缕缕行行。不过，人们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吵吵嚷嚷，说说笑笑，毫无顾忌地谈生意、做买卖，倒是有点象小媳妇刚进婆家门似的，规规矩矩地把出售的东西排成一行。买主不敢高声问价，卖者只能低声要钱，整个市场象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抑着，显得萧条、冷落而又沉闷。

这工夫，从市场西头“叽哩咣当”地冲进一辆胶轮大车。这大车，三匹马拉前套，一匹红马驾辕。辕马脖子下的串铃和车身体下的“车咕咚”象开道的锣鼓，离老远就“叮铃当啷”地响了过来。车上装着半车鼓囊囊的麻袋，还有一堆葫芦瓢。车老板看上去有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戴一顶半旧的蓝尼夹帽，帽遮向上翘着，露出一缕儿有点发黄的头发。一张窄条脸，刚刚刮过，嘴巴子溜光。衣着有点半土不洋。上衣是件崭新的灰涤卡的吊兜服，下身却穿了一条褪了色的黄布紧腿大马裤。足蹬一双褐色牛皮鞋，由于长期不打油，鞋头踢破了，鞋面已经露出了白色，煞象两个使碱过多的开花馒头。他坐在车耳板子上，龇着半口大金牙，大模大样地摇晃着红缨鞭子，鞭花儿绕得不圆，鞭响打得不脆，一看就知道是个“二八月”庄稼人①。

右车耳板子上还坐着一个人。看上去有四十六、七岁的年纪，长巴脑袋，薄片子嘴，一双小黑玻璃球似的眼睛在那张鞋拔子脸上，叽哩咕噜地转动着，睥睨地扫视着市场上的每个角落。

大车在市场中心停了下来，鞋拔子脸腾地跳下车。他从车里抱下一堆葫芦瓢，放在地上，转过脸来，对着半口金牙的老板子说：

① “二八月”庄稼人——东北土语，不是行家里手的意思。

“你先把车上的东西送走，再到公社去接魏主任。一会儿，我就去找你。”

车老板说话有点娘们味儿：“好咧！”他咧一咧金牙嘴，恭顺地一笑，又磕打磕打他那双开花馒头似的破皮鞋，跳上车去，操起大鞭，吆喝一声，大车“叽哩咣当”地走出了市场。

鞋拔子脸抬头看了看四周，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根小棍，又拿起一只葫芦瓢，“乒乒乓乓”，紧敲慢打，亮开公鸭嗓子，大口唱了起来。

竹板打 响连环，
各位同志听我言。
今天不把别的唱，
批儒评法谈一谈。
说法家，有来源，
古有吕后武则天。
女中豪杰掌大权，
国也泰，民也安，
风调雨顺过丰年。

.....

卖瓢人这一唱不大紧，四面立刻围上一帮人。一时间，他便成了整个市场的中心。

他一看周围人多了，精神头立刻又添了几分，公鸭嗓子提高了半个调门，手里的棍子敲着花花点，前走走，后稍稍，左拐拐，右靠靠，象卖艺人打圆场似的吆吆喝喝，舞舞扎扎。不过，这回他唱的再不是那个“时事快板”了，而是自编自演的“卖瓢广告”。

看看我这瓢啊，
皮子有多厚。
用着不渗水呀，
放着不生锈。
摔在地上不裂纹儿，
锥子扎上也不漏。
有愿买的快来买，
差个分八的也将就。
葫芦瓢贱了，谁买呀！

……

人越聚越多，他咋呼得越欢。围观的人们象看耍猴似的，有的咂嘴，有的摇头，有的“哧哧”发笑，有的小声议论……

正热闹中间，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推着一辆小车走过来。这老头有五十多岁，上身穿了一件缀满补钉的青布棉袄，一张爬满皱纹的脸，灰里透黄，深陷下去的眼眶子里，一双迟钝的眼睛闪出忧虑而惧怕的光。姑娘有二十四、五岁，身材适中，面容端秀。不知为什么，她柳叶似的双眉皱结着，一对好看的大眼睛，仿佛罩着一层淡淡的云雾，使这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失去了青春的芳华。小车上，一床破旧的麻花被盖着一个病女人，时而发出轻轻的呻吟声。病人脚下，放着半面袋子粮食。显然，这是父女二人，要在市场上卖掉粮食，再到公社卫生院去给病女人看病抓药。

父女二人推着小车走近“葫芦市”，却被围观的人们挡住去路，只好停下车来。爷俩儿也好奇地踮起脚向人群中张望，一看见圈里那张鞋拔子脸，他们脸上立刻现出惶恐的神色。老头

给女儿使个眼色，姑娘赶紧钻进车辕，抓着车把，推起就走。就在这个时候，迎面来了一辆汽车，人们呼啦一下向两旁闪开。

姑娘架着车想从“葫芦市”后边绕道过去。哪曾想，小车往旁一拐，车轱辘一出溜，一下子滚进葫芦瓢堆，“喀嚓”一声，把一个大葫芦瓢压得粉碎。

那卖瓢人长巴脑袋一扑棱，腾地跳了起来，冲着老头高声骂道：“我说孙棉花桃子，你想干啥？这么宽的大道你不走，偏往我的葫芦瓢上压，你眼睛长到后脑勺子上去了！”

叫孙棉花桃子的老头，哈腰捡起碎瓢碴子，抬起抽抽巴巴的脸，仓惶不知所措。

姑娘一看周围的人都瞧着她，一时满面羞色，十分困窘，嗫嚅地对卖瓢人说：“老王大叔，是我没看着……”

卖瓢人眼珠一翻弄：“你们爷俩长四只眼睛干啥的，这么一堆葫芦瓢都看着不着？”

姑娘慢慢低下头去，两条长辫子遮住半边红脸：“大叔，你别说了，回去以后，我给你赔。”

卖瓢人蛮横的一把从孙棉花桃子手里夺下碎瓢，“啪”地摔在地上：“赔！你也没掂量掂量你们爷们的分量，八角钱一个，你赔得起吗？”

这时，人圈外边突然响起一个清脆有力的声音：“我赔！”

站在圈里的人，只当是市场管理所的干部来干涉市场，赶紧闪开一条路。只见一个二十七、八岁干部模样的姑娘，沉稳地走进“葫芦市”。她走到车前，一双黑眸子凌厉地盯着卖瓢人。

“你这瓢多少钱一个，说个价吧！”

这突如其来的喝问，使卖瓢人大吃一惊。他抬起肉眼皮，

细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女干部。

她，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乌黑闪亮，黧黑色的团脸端正，匀称，一双黑幽幽的大眼深沉而又锋利，整个面部现出一种黧色的美，严肃的美。只是在她那圆溜溜的脸蛋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以至她声严厉色的那一霎间，也闪出一丝甜甜的笑意。她身上背着一个黄毯子裹着的行李，那黄毯子已经褪了色，正中间方方正正补着一块补丁。还没等卖瓢人判断出她的身份，女干部又开口问道：

“你是哪个大队的？”

“我……”卖瓢人眼睛一眨巴，“我是闹牛岭的。”

“闹牛岭？……”女干部显然对这个地名发生了兴趣，上下打量了一番卖瓢人，又问道，“这葫芦瓢是你自己的吗？”

“不……”卖瓢人黑玻璃球眼睛横动两下，“我……我这是给生产队卖瓢。”

一听“生产队”几个字，女干部那锋利的语气略微缓和了：“给集体卖瓢更不能讹人哪！压坏一个瓢，又吵又骂，是不是太过分了？……”

卖瓢人咧咧嘴，鞋拔子脸现出一副假笑：“同志，你不知道，这个孙棉花桃子是我们队的，他是个受管制的人……”

“什么！他是个受管制的？……”

“就他这样的人，放着队上活不干，爷俩跑到市场上卖米。”卖瓢人一边说着，用手指着车上半袋子粮食，又扬起脸招呼地说，“你看！他们私卖粮食，这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吗？”

女干部走上去，用手抓了一把米袋子，她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又落在孙棉花桃子那皱皱巴巴的脸上。

“你这小米是哪儿来的？”

孙棉花桃子嘴唇颤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姑娘回答的声音比蚊子声还细：“是……我们自家的。……”

女干部对孙家父女产生了不满，声音里明显地带着训斥：“卖粮食违犯统购统销政策，你们知道吗？”

孙棉花桃子和他女儿，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目瞪口呆了。

“葫芦市”上这番争吵，却惊动了场外土塋子上坐着的一个大个子庄稼人。他是刚才下的火车。下了火车以后，放下行李，坐在土塋子上，一手拿着鱼干，一手拿着烤饼，慢慢地吃着。当那台大车赶进市场的时候，他两眼一直盯着大车；当卖瓢人要起圆场，又说又唱的时候，他又把目光放在那张鞋拔子脸上。这工夫，他看孙家父女受了刁难，索性站起来，提起行李，大步走上前来。

人们一见他走过来，一个个惊诧不已，一边让路一边议论：

“啊！石老虎！”

“这回有讲理的了！”

……

叫石老虎的大个子庄稼人走到车前，仔细地看了看那个风度潇洒的女干部，又看了看她行李上包裹的黄毯子，不由得微微一怔。

几乎与此同时，女干部也赫然顿目，望着对方大眼窝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身子也好像颤动了一下，向后退了半步，稳稳神儿，她又挑起眉尖，上上下下打量起这个大个子庄稼人。他穿着一身补着补钉的蓝布裤褂，脚上是一双挂满尘土的农田鞋；手中提着的行李上，插着一把花鞘亮剑，剑柄上缠着三尺长缨，垂下双穗。当女干部惊疑的目光触到他那蓬蓬乱乱的头发、长满黑胡子的嘴巴、粗拉拉的清瘦的大脸盘子的时

候，她又轻轻地摇摇头，自嘲地笑了笑。

叫石老虎的大个子庄稼人也收回了惊诧的目光，把行李放在地上，冲着女干部亮起了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同志，米，是统购统销物质，可老实的庄稼人，家里要是有钱花，谁肯上小市卖米？……”

不知为什么，他这平平常常的话语，竟使那个卖瓢人象触了电似的，身子一拘挛，倒退了两步。刚才那股以势压人的气焰减了一半：

“啊！……你……你从哪儿来？”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大眼窝里一双又黑又亮的眸子一错不错地盯着卖瓢人。

卖瓢人还想说什么，舌头在嘴里打个滚，又缩了回去。

女干部又扫了庄稼人一眼，用不满的口气说道：“同志，你这不是替小私有者辩护吗？他有困难，私卖粮食就可以吗？何况，他又是那个身份……”

叫石老虎的大个子庄稼人苦笑了一下：“他有啥困难，他是啥身份，八成你也不详细。我们党有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女干部有点火了：“就算你了解情况，也不能支持他卖粮食！”

“那么，他有困难怎么办呢？”他伸出大巴掌，指着车上的病人说，“象他这样的人家，不卖米，就没有钱抓药治病，这个瘫巴女人就得佝偻着身子等死。难道，象你这样的干部，对他们就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吗？”

听到这一连串柔中有刚的话语，女干部一下子噎住了，亮晶晶的大眼忽闪忽闪地转动着，满脸涨红。

北方的农村人，大都是些“红脖子汉”，好打抱不平。今

天，他们本来是逢场“看戏”，打哈哈凑趣的。但看卖瓢人这般蛮横无理，欺行霸市，女干部又这样盛气凌人，早已愤愤不平。现在见这个石老虎仗义执言，问住了女干部，一时象开了锅一样，议论纷纷：

“病人等着钱看病抓药，卖点小米都不让，有没有点人心了？！”

“卖瓢这小子欺人太甚！他是哪儿的？这么横行霸道！”
有认识卖瓢人的，在人群里故意大声说：

“闹牛岭有名的‘一个混儿’——王大葫芦！……”

“他就是王大葫芦？！你看他那副熊样，根本就不象个正经人！”

……

大伙这么一吵吵，叫王大葫芦的卖瓢人也觉得理亏气短。两只小黑眼珠横动两下，想分辩几句，一时又掏不出词来。

这时，小车上的病人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

“小玉子……小玉……”

推车的姑娘，赶紧走到车前，俯下身子，去揩病女人从眼窝里流下来的几珠泪水。

“妈！你怎么样？……”

病女人无力地摇摇头。

看到这番情景，叫石老虎的大个子庄稼人顾不得和他们争辩，折身走到车前。见病女人佝偻着身子，两腿不住地抽搐。他那四方脸上，两条浓重的眉毛连在一起了：

“小玉子，给你妈看过病了吗？”

叫孙小玉的姑娘轻轻地摇摇头，又狠狠地咬着嘴唇，眼眶里涌出一串泪水。

“为什么不早点给你妈看病呢？”

孙小玉痛苦地低下头去，垂下她那长长的睫毛，掩起一对泪汪汪的眼睛，声音是那样的凄楚：“大哥，你走吧！……”

“不！”他猛地提起行李，扔在车上，冲着姑娘一挥手，“走，上医院去！”

这一意外的动作，使孙家父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霎，孙小玉羞明似的看了他一眼，拒绝地说：“大哥，不用麻烦你，我们自己推车去。”

“别说旁的了，给你妈看病要紧。”他一边说着，一步跨进车辕，伸出大手，紧紧抓住车把，推车就走。

孙小玉那滞呆的眼睛，突然闪出惶惑的光，冲着发愣的父亲，急切地招呼了一句：“爹！……”

孙棉花桃子这才醒过腔来，抬头一看，小车已经推出老远。他匆忙地跟着女儿，向小车追去。

看热闹的人，也乱哄哄地纷纷散开了。

望着推车的三个人拐出市场，女干部若有所思，半晌，她问卖瓢人：“这个姓石的是你们大队的吗？”

“你问他？”卖瓢人揉了揉鼻子，“他叫石祥，外号叫石老虎。原来是我们大队书记，文化大革命下台了，现在还在水库劳改！”

“啊！……”女干部急转过身看去，这时，小车已走得不见踪影了……

卖瓢人看这个女干部对石祥这样注意，一时有点莫名其妙。他眨巴着眼睛试探地问道：“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尊姓大名？”

“我新到石岭公社，姓魏，今天要到你们村去。”

“啊！”卖瓢人差不多一下子跳起来，就象多年未见面的八辈子老姑舅亲似的，一把攥住姑娘的手，“哎呀！真是大水冲倒

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原来你是公社妇联魏主任哪？”

女干部爽朗地一笑：“什么主任，你就叫我魏华好了。”

“好！叫魏华。”卖瓢人点头笑应，然后又咧着薄片嘴，毛遂自荐地说，“我叫王金斗。刚才，不是有人提我的外号吗，大伙都叫我王大葫芦。今天，本来老队长叫我领车来接你，没曾想，咱们在这儿碰面了。”

“老队长？”魏华不解地问，“哪个老队长？”

“就是你大舅，我们大队老支委、一队队长姚殿臣。”

“啊……”魏华欣喜地笑了笑，“还接我干什么，道不远，我自己可以走去嘛。”

“怎么能让你走呢！”王大葫芦说着，提起地上那堆葫芦瓢，背到肩上，又亲热地推了魏华一把，“走，大车既然来了，还能空着跑回去！”

魏华也不见外，她正了正肩头上的行李，跟着王大葫芦向公社走去……。